

收废品的老人

□涂朝晖



员!”老人的脸上充满了骄傲与自豪。我连连点头称赞,向老人竖起了大拇指。

一天早上7点多,弟弟给我打电话说要我家那张多余的儿童床和一些旧家具送到乡下去,小货车最迟8:30到。为了不耽误小货车运营,他叫我找人提前搬到楼下等待。可是那么早哪里去找搬运工呢?我熟悉的男邻居一个也没有,况且别人都急着上班。弟弟说叫小区保安,可是保安要守大门,他敢离开岗位吗?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忽然想起收废品的老人来。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拨通了他的电话,并且一再强调我要给钱。老人满口答应,说他正在送孙子上学,一会儿就过来。

果然,没隔多久老人就过来了。我把他迎进屋子,径直朝一间卧室走去,掀开一张大床上的被子对老人说,要搬走的儿童床就在这床底。我和老人把床垫抬走后,床下的儿童床板露了出来,大床的横木挡着,无法取出床板,生锈的螺丝又让老人花了很长时间才拆下三根横木。

接着,他小心翼翼地将儿童床板一块一块搬到屋外,又将其他旧家具也搬了出去,然后再一趟一趟搬下楼。我看那么多又那么重,就想与他一起搬,可是他坚决不肯。他说脏得很,怕把我的衣服和手弄脏了。搬完后,老人又默默将拆开的儿童床安装好。

当我打扫完房间,却发现老人不见了。我赶紧追了出去:“大爷,你怎么钱都没有收就走了呢?”“不用了!你门口那袋废品我带走就行了。”我说:“那怎么行呢?那口袋里根本没有多少废品!”“没事没事,我就当少耍一会儿。”我想强行将钱塞给他,可是电梯已经关上门下楼了。

我呆呆地在原地站了很久,对老人充满了感激与敬意。他就这样用自己最朴实的方式,践行着年轻时在党旗许下的庄严承诺,发出的光虽然很微弱,却照得我心里格外亮堂。

我问他旧书和纸壳的价格,他的报价和门市一样,但是我并不惊喜,因为很多人会在秤上做手脚,所以他一个劲地叫我去看秤,我也无动于衷。结果,他报的废品重量比我估算的还多一点。走的时候,他蹲下身子将散落在地上的废品渣捡干净,又用手把细小的灰尘收拢,然后捧进一张废纸里带走。看来上门收废品的人中也有例外。后来一有废品我就给他打电话,连续很多次都和上次一样,我卖废品的钱一点都不比门市少。有时候,他还顺便把我家垃圾带到楼下去扔。

我跟老人开玩笑,说:“你为什么不像其他人一样缺少斤两呢?”老人笑了:“我从来不干那样的事,毕竟我是一名干部嘛!”我有些意外:“你是干部?!什么干部呢?”“我们是生产队队长!”我差点笑出声来。“我们队大小事情都找我帮忙,而且我还是一名党

两年前,我又搬家了。因为新到一个地方,对周围不熟悉,所以办事很不方便,特别是卖废品。我喜欢网上购物,所以用不了多久就会存下很多包装盒。要把这些既笨重又占空间的废品运到离家3里左右远的门市去卖,就成了个大难题。扔了吧,又太可惜了。当然也有人上门收购废品,但是他们出的价格比门市低很多,还明目张胆地瞒秤。虽然钱不多,但我很讨厌他们的欺诈行为。

有次整理书房,清理出来的废书很多,加之又积攒了太多的纸壳,不方便自行搬运,迫于无奈,我只好打电话叫人上门收购。

上门的是一位七十岁左右有些驼背的老人,和其他收废品的人一样,穿着很不讲究。他衣服看起来有点脏,还皱巴巴的,古铜色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如松树皮一般的手上满是裂痕,穿着一双样式老掉了牙的胶鞋。

奔放的弗拉明戈舞

□世浣

吉普赛人总爱说:“弗拉明戈就在我们的血液里!”这一晚我们就目睹了塞维利亚女郎的热情、奔放和洒脱。的确,在我的眼里,弗拉明戈就是吉普赛,就是卡门,就是那些来自遥远异乡的,美丽而桀骜不驯的灵魄。

西班牙的舞蹈对我来说,最初的记忆就是以开江县川剧团的女神何亚娜的表演为样板。20世纪80年代末,各地方剧团都面临倒闭分流的困境。川剧团也逃不出这个时代更迭的宿命,单位急着改制,人心早已涣散。那时歌舞厅、卡拉OK厅开得非常红火,川剧团的演员病急乱投医地四处串场,到歌舞厅表演或帮人编排节目,小县城里这帮与艺术最早有渊源的人找寻着自己的用武之地。说到女神何亚娜,天生的美人胚!她轮廓分明的脸,大眼睛长睫毛高鼻梁,天然地从西方雕塑里借来了魂。她跳西班牙舞再合适不过了,表情沉着神秘又带点冷漠,高处不胜寒的模样。她走到哪里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连我这个小屁孩也不例外,也会偷偷地多看她两眼。她是我们那个县城里最美的一道风景,装饰了每一个爱美人的梦。红的大头花偏戴在发髻上,就像齐豫在《船歌》里唱的“姐儿头上戴着杜鹃花”,令人神往。眼前的舞蹈则充斥了红与黑的色彩冲击:不停抖动的红色扇子透露着躁动和不耐烦,红镶黑边或黑镶红边的鱼尾裙划过的不同弧线生出无数的孤调,落寞而沉重。三角披肩拖着长长的流苏在舞者的手中舞出各种平面的闪电,包裹了太多的手、背叛,以及温柔、直率、诱惑、傲慢、偏见、放荡、狡黠,多面人性铺展开来,怎么看都是爱到恨、爱到毁灭的主题。

作为西班牙的国粹,弗拉明戈舞如今已像斗牛一样,成为西班牙人的一种生活方

式,一种表达情感的艺术体现。现代的弗拉明戈分为歌、琴、舞三部分,缺一不可。一般人总以为弗拉明戈的精髓仅在于舞蹈,其实它的表演最关键的是情感的流露,这个情感氛围的营造是舞与音乐共同完成的,表现情感才是精髓所在。

以前看弗拉明戈舞多以女性的表演为代表,风格着重于内在的爆发力。优美的身体不停地旋转,手臂、手腕的复杂动作构成挑衅性的舞姿造型,婀娜而妩媚。特别是手势的千变万化,起承转合延伸了舞者手臂的长度,眼花缭乱得如千手观音似的,仿佛可以打出很多个中国结一样。我在想:手的变幻在孔雀精灵杨丽萍那里似已登峰造极了,会不会这奇女子当初也在弗拉明戈舞里借过尸还过魂呢?

很喜欢弗拉明戈舞的无拘束,从形式到内容。几把椅子,几把吉他,击掌为拍,真声吼唱。对演员也不挑剔,前几年看《莎乐美》,演员高矮胖瘦参差不齐,这不合中国舞蹈界要手展臂长超过身高,同时符合特定比例的选材标准。弗拉明戈对舞者唯一的要求是年龄,最受欢迎的弗拉明戈舞者往往是中年女性,她们身上那种饱经风霜之后的自信和历经世态炎凉的洒脱,能更好演绎吉普赛文化的精髓。

欣赏弗拉明戈舞,要了解吉普赛文化。流浪是吉普赛人与生俱来的唯一生活方式,他们世代流浪着,没有目的地,没有终点。吉普赛人在不同地域有不同叫法,英国人称他们为吉普赛人,法国人称他们为波西米亚人,西班牙人称他们为弗拉明戈人,俄罗斯人称他们为茨冈人……吉普赛人最曼妙的风情即是流浪者的乌托邦!曾听说宝岛台湾只有三个女人能驾驭波希米亚风,她们是:三毛、齐豫、潘越云。想来也是,哭泣

的骆驼追寻梦中的橄榄树,蓦然回首,我不是你最疼爱的人。那晚演出最后的返场,一袭黑衣的胖女歌者跳出了弗拉明戈舞的惊艳,这其实无所谓技巧,无关乎腿要抬高,柔韧性要多好,经历才是关键,舞者的手势必须得“翻云覆雨”。这也印证了弗拉明戈对舞者的小要求!

那晚的男舞者,是整场的亮点之一。脚上功夫是他的强项,脚步动作强烈并极具弹性,节奏铿锵,脚掌、脚跟复杂地击打地面,随时强调着身体、脚步和情绪的协调配合,与踢踏舞的技巧还是有些差别。舞者抒情的部分散发一种轻柔温和的感伤情绪,到最后音乐的高潮里戛然而止。他所有的表现,没有任何人为造作的东西,一切都带有粗犷的力量,并天然地表现了出来!

吉普赛人常说:“时间是用来流浪的,灵魂是用来歌唱的,生命是用来遗忘的”。我要说,吉普赛人的舞蹈和音乐节奏是蛊惑的,就像他们的读心术和水晶球一样,华丽飘逸,具有强烈的诱惑力!

弗拉明戈除基本舞步外,有非常多的即兴演出成分,好的演员会跟歌者、吉他手有很密切的互动和配合,在现场撞击出四溅的火花。吉普赛灵魂,明快的节奏,从起始到结束没有一点犹豫,明快的曲风,没有丝毫的拖沓,起点就是高潮,高潮即是结束。其实它不适合正襟危坐,不适合在大剧场表演,它更适合在一个灯光黯淡、气氛闲适、慵懒无比的小酒馆里去欣赏。

说了这么多,无非是心中的吉普赛因子在作怪!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自由的思想从来都“绿蜡春犹卷,红妆夜未眠”。来易来,去难去,数十载的人世游;分易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滚滚红尘里,如隐约的耳语,跟随的是弗拉明戈之传说……

阅读副刊精品,请扫描二维码,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



南门口
人间烟火气
尽在南门口